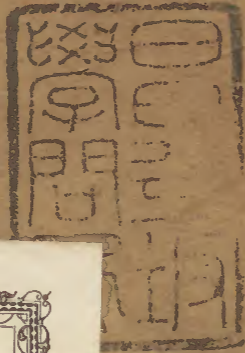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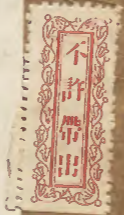
公羊注疏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類	函	架	號
別	四	一	〇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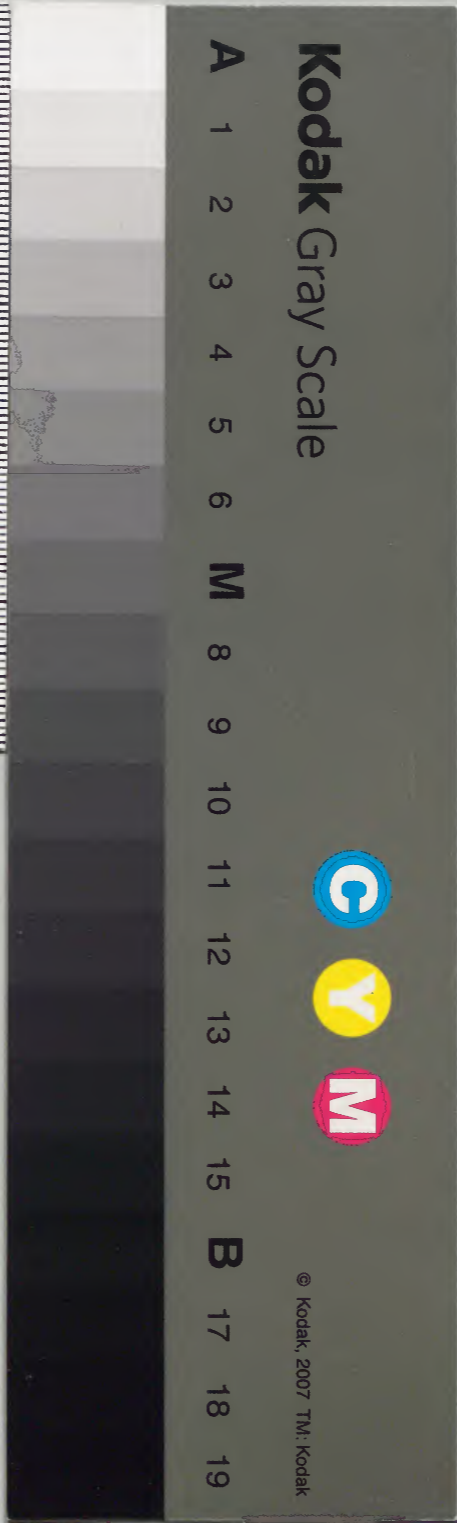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六	一	三	九	一
一	五	三	二	五

汲古閣本十三經正義  
合九十八冊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6139
冊 數	125 (110)	
函 號	276	17

十



春秋公羊註疏定公卷第二十六

春秋公羊註疏定公卷第二十六

春秋公羊註疏定公卷第二十六

漢何休學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遯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月者內有疆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結怨

故危之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

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為其難諱也一字為

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

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

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為其于偽反令力

丈反大音泰見賢徧反治直吏反復扶又反

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帥師

二名非禮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可明矣而賈氏云

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此仲孫至之仲孫忌

解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即是一字

至逼下解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

即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為下

之易故曰不逼下也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者

實不太平但作太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太平也按春

秋說昭公亦為所見之世而此註徧指定哀為太平

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云唯有二名故譏

之者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必不齊之屬皆親

事聖人而以二字為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

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之與名子為宮涅之屬是

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以譏其

二名故註即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非禮

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音咸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及古閣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大雩國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

費重不恤民之費○費重芳味反下同國先是公侵鄭○解

季孫斯仲孫忌如晉者在上六年冬城中城是也云

下言之者蓋遂重者先言之故也云圍運者即上六年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圍運是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國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

自救之役○重之直用反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國出入月者內有疆臣

之讐外犯疆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

月國春王正月公侵齊○解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

至自侵齊○解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國出入

至上月○解云正以春秋之例有雖在月下而不蒙

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疆

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犯疆齊頻煩再出尤危於六年

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二月公侵

鄭彼許云月者內有疆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結怨故

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為至不

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

侵鄭故知入亦當蒙月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死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

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

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別

彼列此晉至之辭解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

反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言公會晉師是趙

鞅之師矣宣元年秋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

師于斐林伐鄭傳云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趙盾

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今此文勢與彼正同故此

何氏取彼傳文以解之公會至不致解云莊

六年作註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

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

則公與諸侯尊同體敵莫肯相下故須別之見其得

意與否若與大夫盟會之時尊卑異等得意可知何

勞別之乎故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于莒慶盟于洮

何氏云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

在外猶不致也是云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

若得意者正以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

不致今此書故云使若得意者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本亦作靖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公羊疏



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之文皆道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謂盜者孰謂謂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

微而至問之。解云哀四年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然則盜是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

季氏之宰也謂季氏之陪臣為政者謂季氏至政者謂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

氏之宰於國為陪臣而為政於魯故曰為政也

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

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于其家陽虎拘季

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為重○惡乎音烏

季氏逐昭公者。解云在昭二十五年秋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

職而餞其板謂以爪刻其饋斂板○迭大結反註同食之首嗣下註佚

食同職而五多反下同餞本又作鐵七廉反○爪刻又且審反以爪刻饋斂板也本或作鉛誤

至板○解云謂以指爪刻其饋器曰某月某日將殺

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蒲圃本又作蒲又音

至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

為季孫御○至于日若時。解云謂至於某日如約之時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臨南至之出。解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

公羊疏

虎之外生也或云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于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於其乘焉季孫

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言我季氏累世有

女以為臣其乘繩證反於其乘焉者謂於下皆同女音汝其上乘之時矣子可

以不免我死乎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

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孫車右

實衛之從弟才守衛季孫不令走謂諸陽之從

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

所主衢衢四至橫去解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

反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

出是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捶也見一家迭食之

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

下車而墜直類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捶馬街

走駮本又作撇字書無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

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

賴門閉故著門射食亦反著直略反註同莊本然

而甲起於琴如甲公歛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

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甲公至地名解云

父帥師而至是也二家至起兵弑不成却反

解云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也弑不音試下

舍于郊皆說然息說解舍然猶如同卻反去略反



本又作却說然本又作稅始銳反又  
他會反註同說解舍也然猶如也  
於陽虎為君故謂之弑也却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  
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於郊故曰  
却反舍于郊不謂元從郊來

或曰弑千乘之主時季氏邑至於  
千乘而不克舍此可乎  
嫌其近而無所依陽虎曰  
夫孺子得國而已得免專國家而已如丈夫何

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  
證反 職而曰彼哉彼哉

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  
意慮反 趣駕使疾駕

趣七欲反 既駕公斂處

父帥師而至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

公斂至之將解云  
左氏以為孟氏家臣 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

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

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

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

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

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  
宗反璜音黃峨音五多反

本亦作娥言賤物又在弓玉之上故執不知問  
髦音毛

半圭曰璋解云釋器無文云白藏天子青藏諸  
侯春秋說文云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

盡亡之也者正以玉為總名故也  
詩云至徵召  
解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珪

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云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者時  
**弓繡質**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拊王之禮也  
**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拊反又芳  
**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拊于反  
**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拊于反  
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  
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  
**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頰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

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寶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  
**悅絹**反下同頰而占反  
**文匪**反著音尸喪失浪反  
**易曰**至著龜也○解云此皆上繫辭文也今易本善作大字爲異彼註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龜**經不言龜至微辭也○解云弓繡質龜青純然則此等皆喪之而經言大弓特不言龜者正以禮器郊特牲陳幣之時云龜爲前列先知也以其先知故得從寶省文然則龜非珠玉而得從寶省文者以其能定吉凶可以世世保而用之故註云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云此皆魯始封之錫者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云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者正所以不言盜取而言竊者

公羊疏  
卷之六十九  
文古用

是卑賤之稱是以不得言取也竊者是其正名是以  
 卽引家語以證之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  
 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者家語文云無以合信  
 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者卽上註云珪以朝璧以聘  
 今珪璧盡于故言此也云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  
 書微辭也者言大弓與龜皆可用所以龜得從寶  
 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  
 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卽  
 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  
 金玉之然故得爲微辭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嚙卒

嚙救邁反左氏作薑

得寶玉大弓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國微辭

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實失之

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

○喪反

**疏**

微辭至故書○解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

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世

子孫無忘于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

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云得寶玉大弓傳

云何以書國寶也得之書喪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

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

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爲一事以上

元年定哀多微辭之下何氏直數喪失國寶而已○

**註**不以至當除○解云上文之下有註云無以合信

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此寧知不復闕絕之者正以

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爲

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云以竊  
 寶不月云云者卽上八年經云冬衛侯鄭伯盟于曲  
 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則知今雖文承四  
 月之下不蒙  
 上月明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

書次而去

○卻難起略反下乃旦反卻亦作却

○

欲伐至而去○解

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

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註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

國纔止次未成于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能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

犯至于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

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其餘見言次不欲

伐魯者皆自有起文即次聶北

秦伯卒

收邢伐楚次于陘之屬是也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月者類谷之會齊侯欲執定

公故不易

○不易以

○

月者至不易○解云下十

盟則知平例書時而有月者皆見義矣而言不易者

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

也何氏云易猶使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然則此

書月者類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宣十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下何氏云月者專乎不易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

者皆與鄉解合

夏公會齊侯于類谷公至自類谷

上平為類谷之會

不易故月致地者類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

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  
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左氏作

夾谷熒惑音螢一音于瓊反處昌慮反  
**○**上平至致地○解云莊六年何註云公與一國出會盟

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屬是也今此上平為類谷之會不易故月即此平不得意也而致地者正以初雖見脅終竟得意故也云  
類谷之會至曲節從教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

**○**據齊嘗取魯邑○據齊至魯邑○解云即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

復齊人取謹及憚之文是也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孔子十仕

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孔子至不違○解云孔子家語

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為司空既為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  
齊人為是

來歸之○齊侯自類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

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

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

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

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

齊侯自煩谷至還之。○解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其四邑者蓋運也謹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即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歸齊至寶田。○解云宜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者是其不言來之文也言已絕魯不應復得者即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註云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註云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取邑然則彼以未絕於魯魯猶合得之明其不從齊來齊人不當坐取邑故不言來此言來者入齊已久絕於魯不應復得之故言來從外來常文也言魯不應復得者止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言與齊人來歸衛寶同者即莊六年冬齊

人來歸衛寶是也。○夫子至之驗。○解云知天子雖欲不受者正以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于魯魯不應得煩谷之會計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曰獲田君子不貴故知孔子之意不欲受也若然莊十三年曹子手劔而劫桓公是以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何氏云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然則此亦威劫齊侯而得田邑與彼不異而書不諱者正以曹子本意行劫以求汶陽之田君子恥其所為故不書也今在煩谷之會孔子相儀正欲兩君揖讓行盟會之禮阻齊為不道熒惑魯侯而欲執之孔子誅之首足異處齊侯內懼歸其四邑以謝焉於其本情實非劫詐書而不諱不亦宜乎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公羊疏 卷三十三 及古周

宋樂世心出奔曹

宋公子池出奔陳

**註**池左氏作地

**疏**帥師圍費者○解云左傳穀梁此費

字皆為邱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宋樂世心者世字亦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鞏

**註**○于鞏左

**疏**會于鞏者左氏作安甫

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鞏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蒲字者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註**復出宋者惡仲

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彊

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

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

**註**復出宋至出也○解云如此註者正決昭二

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甯也云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之皆是也者下十一年經文也云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者正以隱元年傳云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弟辰是時事不獲已而從去故曰明仲佗強與俱出也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註**三大至見矣○**疏**云春秋晉欒盈出奔楚大夫出奔悉書時即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也其眾出奔者於國尤危故書月即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何氏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是也然則彼以三大夫同時出奔是以書月以見危此亦三大夫同出不月者正以舉國見

其欲率國人去其危亦見矣  
是以不勞書月以見危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

于蕭以叛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

及者後汲汲當坐重本舉至坐重○解云謂奔

人夫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云辰言及者後

汲汲當坐重者正以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及我欲

之初出之時事不獲已未汲汲也言當重者惡其母弟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經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蒞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

以為後未至三年失眾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

故略之不日至略之○解云今責日月者正以

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具日月

故解之言子未三年失眾見弑者即下十三年冬薛

弑其君比是也春秋之例稱國以弑者失眾見弑之

公羊疏

卷之六十五

公羊疏



云未至三年失衆見弑也云禍端在定定字亦有作在是字者今解從定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

費 據城費 也然則彼時城費今乃墮之以於義

反故以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

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郈郈叔孫氏所

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

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

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

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孔子行至三

云按上十年齊人來歸邑之下傳云孔子行乎季孫

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註

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然則三月之後必似違

之今此傳文復言之者蓋不違有二何者按如家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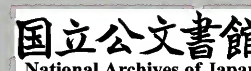
定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

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

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也齊人遂懼來歸四邑

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設法而用之國無姦民

在朝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于兩觀之下尸諸



文言其事矣。○家不至之城。○解云同之左氏則邑無百雉之城者亦據侯伯大都已言之若與之異則魯凡邑皆然也。○**二大夫宰數叛患之者。**○解云卽上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費之屬是也。○**郕費二邑相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之屬是也。**○**郕費二邑相因言之故謂之數耳。**○**以問至墮之。**○**解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云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者論語文也云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者正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雉者何**五板而堵**書之于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雉者何**○**解云正以傳言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者何**○**解云正以傳言其事須知雉之度數故執不知問。**○**五堵而雉**○**八尺曰版堵者。**○**解云韓詩外傳文****

二百尺百雉而城

**雉**

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

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

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尚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

南面以受過也

**雉**

二萬至制也。○解云公侯方伯

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者春秋說文也云蓋受百雉之城十者謂公侯於天子十取一之義似若孟子與司馬法云天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云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也天子至過也。○解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云缺其南面以受過也者正以諸侯軒城關南方則知軒城亦宜然按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後代之人不能盡用故也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故曰缺其南面以受過不妨仍有城

秋大雩

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

謂三月之後違之

不能至廢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是後薛弒其君比晉荀

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如字

朝歌

是後至以叛

年冬云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者亦在十三年冬按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弒比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弒君之變重故先取以進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仲孫氏邑圍成月

成仲孫氏邑圍成月

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

錄之

宣

圍成至錄之。解云春秋義圍例書時即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之文是今此書月故

解之莊二十七年註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今此在內而致故須解之云天子不親征下士者即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者是其義也若然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註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士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註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不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菑稱人則從不疑也是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

之野作其誓其經曰大戰于其乃召六卿者何氏以爲啓非至德之主是以親征有扈非春秋所美豈害其義也云諸侯不親征叛邑者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爲家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而爲春秋所刺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二傳作垂瑕。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夏築蛇淵囿。解云成十八年秋築鹿囿。傳云何以書譏爾有囿矣。又爲

也。彼註云刺奢泰妨民也。然則彼有成說。故此處不復解之。大蒐于比蒲。解云桓六年註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所以書者卽昭八年秋蒐于紅之下。傳云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但彼已解訖。故此處不復論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據叛與出入惡

同。據叛至惡同。解云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

入有惡歸者出入無惡然則書叛者出入以地正國

也。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解云軍以至以地。○

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軍以井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

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也**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

**疏**君至誅事○解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緒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晉趙鞅出奔宋

○晉趙鞅左氏作衛趙陽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

趙陽字也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

○左傳作公孫佗人牂七良反**疏**以頓子牂歸○解云牂字賈氏不註文不備

**疏**不別至為重○解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直言以歸不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云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正以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曰明楚陳以滅人為重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者諸侯之禮合當死位

公羊疏

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子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月者為下卒出又作雋

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然則諸侯之例詐戰者月今此兩夷相敗文宜略於諸夏而經書月故知為下卒文出矣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左氏作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上士以名氏通

脤市軫反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氏俱見故執不知問云天子之士而不知上士者何氏以為春秋之例天子

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尚

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

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

不以名見故隱元年註云天子之士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

實也

脤者何祭肉不見魯侯助祭之文欲言天子賜之

脤非祭肉不應遠來歸之故執不知問云實俎肉也猶言

實俎之  
腥曰脰熟曰燔  
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

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燔

本亦作膳  
禮諸侯至譏之○解云正以魯無朝聘天

者有受俎實之禮矣論語云祭于公不宿肉者義亦

通於此宗伯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似不通於異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深宮關人

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譴令其克改寧

起敬起孝號泣而諫之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

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太子以小

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已之意太子對而去

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太子

去父失為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

恩一則甚太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若其父大為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

殺已如此之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

孝之名直咎奔申無刺譏之典也衛侯爾時

無殺子之意是以蒯聵出奔書氏譏之耳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至來奔  
大蒐于比蒲  
譏亟也

宋公至來奔○解云上十年

出奔陳十一年春自陳入于

蕭以叛至此乃自蕭來奔矣○譏亟也○解云大

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比則書而譏亟也若緩于

邾婁子來會公

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

都當修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間隙之地

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

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間隙音開

書者至于廟。解云曲禮下篇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云如入人都當

修朝禮者即桓六年註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其義也云

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于間隙之地者出曲禮也云考德行一刑法者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

也云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云言公者不受于廟者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下註云不言聘

公者禮聘受之於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下註

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會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

何公在外也彼註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然則受朝之禮禮當在廟孝子歸美於先

君不敢以已當之若不於廟則言公即蕭叔朝公是也今此會禮不在廟魯侯受之於外故言來會公矣

言公者不受于朝也

城莒父及霄

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

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

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

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

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



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  
今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父音甫粥羔羊六反間

**圖**去冬至不書。○解云隱六年傳云春秋編年四  
時具然後為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須解之云

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即家語始誅編云  
孔子為魯太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魯之司寇

云大者蓋以無司寇之卿是以大夫亦名大也魯有  
司空卿孔子為司空不言大者是其一闕也若以家

語言之即定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  
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註

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  
拾遺者皆是家語相魯篇文也言不飾者舊說云魯

前之時粥羔肫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為相此事  
乃正故曰粥羔肫者不飾也云齊懼北而事魯饋女

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者出孔子  
世家按彼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

行攝相事云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詩先等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馴遺

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  
再三將受乃語魯侯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已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肫乎  
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

郊又不致肫肫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  
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

可以出走云云是也云當坐淫故貶之者推尋古禮  
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既有淫泆

之惡去冬以見之其晉悼公受女樂二八而為霸者  
左氏之事何氏所不取不得難此矣云魯人皆知孔

子所以去者謂皆知魯公受女樂有淫泆之惡所以  
孔子去之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

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已之  
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

即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疑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至象也○解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為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暮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然之說曰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

麋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傳曷為不言其所食解云據食

角○麋音奚據食角○解云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麋牛是漫也音奚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為

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漫猶徧也

災不敬至是也○解云言所以災其郊牛者止以舉人不敬故也云不舉牛死為重云云者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正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為復矣云內錄不言火是也者即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則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解云二月辛至豹歸○

秋楚人滅隗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何氏云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然則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上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生滅沈之下註云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滅強臣之讐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是也

夏五月辛亥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解云據魯郊正當卜

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  
**○**據魯至正也○解  
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何氏云魯郊傳卜春三  
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註  
云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  
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  
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  
免牲者是其魯郊傳卜春三正之義也何氏必知  
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  
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養牲  
不過三月○解云宣二年傳云帝牲在于滌三月彼  
註云滌宮名養帝牲三年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  
滌潔清三年者各主一月取三  
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是也  
**三卜之運也**  
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  
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

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  
**○**復轉卜夏三月  
夏之正也○**○**得二至可知○解云必知得吉者正  
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  
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傳云三  
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註云三卜吉凶  
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  
吉乃可為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云  
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蒙卦象辭云蒙亨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氏  
云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  
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  
中德於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取  
象焉修道藝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非已乎  
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况  
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  
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引  
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



年○禮天子至溺死○解云正以諸侯體敵而有會葬之禮則天子之尊兩有可知禮記文王世子曰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故知有服無服有差降明矣既有差降奔喪近於會葬故知但以奔與不奔為異也云禮有不弔者三兵死歷死溺死者春秋說文按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傳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傳妣氏

杞女哀公者即鄭公之妾子傳妣氏卒○解云穀梁

何○解云欲言夫人經不書薨欲言其妾論同於夫人故執不知問○傳妣氏杞女者○解云正以杞女為妣姓何以不稱夫人傳據母以子貴傳據母以子貴傳子貴○解云隱元年傳文彼註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哀未君也傳未踰

年不稱公傳而對建其與也其與也傳而對建其與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傳是後衛蒯聵犯父命盜殺蔡

侯申齊陳乞弒其君舍傳是後至君舍○解云即

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云盜殺蔡侯申者在哀四年春云齊陳乞弒其君舍者在哀六年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傳昃

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昃音側

傳昃昃易曰日中則昃○解云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云云鄭註云言皆有休已無常盛

也是也

辛巳葬定姒定姒何以書葬據不稱小君子般不

書葬君此不言小君故難之○解云正以夫人書葬我小

解云子般不書葬之事在莊三十二年子般未踰年

是以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與子般義同故

乃據而難之然則子般終不成君故略之定姒之子

終為君有即尊之漸母以子貴故書其葬但以今未

踰年故其母不稱小君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未踰年

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勢讀之乃可解未踰年

之君也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止之有子

則廟廟則書葬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諡者方當踰

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

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

也如未至夫人○解云未踰年之君禮則無諡

當踰年稱夫人故也○曾子至禮也○解云按禮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註云並謂父母

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

重而後輕云云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今此何氏

總而引之是以直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引之者欲

道定公五月葬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

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

同月當定姒先葬矣

冬城漆

公羊疏 哀公卷第二十七 起元年 盡十年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七

起元年 盡十年

漢何休學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

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戌也前許男斯見滅以

歸今戌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

歸可知○復見扶又 隨微國至自復○解云正

反下賢徧反 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 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

公羊疏

卷第二十七

文古

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故曰本爵俱侯也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而云本爵為侯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明矣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云許男者成也正以下十三年夏許男成卒故知之云前許男斯見滅者即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男斯歸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皆書之成歸不書故知自復也○國斯不至可知○解云諸侯之禮固當死位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以見之者正以定六年之時書滅以歸其惡已著是以此處不勞見之

鼯鼠食郊牛 災不敬故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

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 戒反 殺所 邾

婁至有差○解云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為惡明矣內之有惡而不諱者既在期外恩殺惡輕故也奔喪於去年之夏伐在今年冬故曰期外矣宣九年秋取根牟傳曰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也註云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取邑其惡深矣是以諱之今乃期外恩殺惡輕由是不諱故曰當與根牟有差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公羊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制



婁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鄆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

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

音郭沂魚依反徐取鄆

及沂西田○解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

而穀梁傳云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

未盡也范氏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鄆東沂西為邑名

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

所以再出大卒

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音亦不與音預

○解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二月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

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首文然則今此伐邾婁

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

氏者正內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若此註內直云所以

再出大夫名者無氏字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則子

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據彼註

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

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此註氏字或

有或無故如此解季孫斯所以不與盟者服氏云季

孫斯尊卿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也者即其

義矣而穀梁傳云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所得季

孫斯不得田故不

盟與何氏不合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

曷為不言入于衛

據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

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

戚者何○解云欲言

其國經典未有欲言其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  
據弗至于衛○解云公羊之意以為戚與帝丘道  
塗非遠但大同小異而已今言于戚者實是入于衛  
都是以此傳云易為不言入于衛矣言據弗克納未入  
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者即文十四年秋晉人  
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當爾之時接菑實不入國故  
曰不克納未入國之辭故曰未入國之辭故曰納于邾  
與納頓于於頓文同是其已入國之辭故曰納于邾  
婁納者入辭也今此上言納衛世子蒯躄下無不克  
納之文則是入國之辭矣而言于戚不言于衛是以  
據而難之故註者疊之曰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  
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躄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  
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

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  
主書者與頓子同○為于偽反去起呂反  
見挈賢遍反下去結反○至子同  
○解云正以和父之命理宜貶之不謂更有經文可  
決也然則文十四年卻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  
亦是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正以納父罪不至  
貶也彼傳云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  
大夫專廢置君也是其譏之義矣云故明不得也者  
正蒯躄無惡文則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云不去國  
見挈者云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註云接菑  
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醇  
無國文故也云輒出奔不書云云知輒出奔者正以  
蒯躄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禮當死位若其出奔者皆  
書而責之今不書者正欲不責輒之拒父故也云主  
書者與頓子同者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彼註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人為盜  
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注書者從楚納之然

則定十四年夏剽贖出奔宋之時子無去父之義已  
當合絕今還入為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與同罪主  
書者從晉納故曰與頓子同義然則剽贖犯父之命  
其惡明矣但晉為霸主法度所在而納逆命之子奪  
已立之後故云主  
書者從晉納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

敗績○栗一本作鐵及鄭軒達戰于栗者○解云諸

秩二傳作鐵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  
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於鐵者三家  
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也州來吳所滅○楚也

○解云正以上文為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  
云州來吳所滅者即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是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

稱公子者惡失親也○惡烏○稱國以殺者君殺

七年傳文彼註云諸侯國為體以大夫  
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為與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

今此無加文故問之○齊國至圍戚○解云公羊之

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先君而立輒翦職

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謂據晉至問之○解

云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  
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  
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  
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

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彼註云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制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然則趙鞅操兵鄉國加叛文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國夏首兵不加叛文是以弟子据而問之云齊國夏伯討也

討故使國夏首兵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

公而立輒靈公者蒯贖之父以曼姑之義為固可

以距之也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

也拒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

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

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

輒○上為于偽反下也曼姑臣也○解云註言臣為輒為衛不為同也者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

之臣也受命于靈公當立輒寧得違之乎故得拒蒯贖矣似若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

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彼註云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不言至

圍輒○解云蒯贖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正應圍衛而言圍成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

衛則恐去年蒯贖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靈公逐蒯贖在定十四年立輒蓋在

上二年將輒者曷為者也蒯贖之子也然則曷為不

立蒯贖而立輒據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贖為無道

行不中善道仲反靈公逐蒯贖而立輒然則輒

之義可以立乎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

與不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

賸命辭靈公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辭猶不從是父

之行乎子也是靈公命行乎 賸重本尊統之義

是靈至之義○解云即莊元年註云念母則忘

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為不孝拒賸不為

不順魯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 不以家事辭王事

統使尊行於卑尊行於下是也 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以王事辭家事

聽靈公命立是王事公法也是上之行乎下也

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

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出口夫子不為也主書者善伯討是王法行

正非義之高者也○解云正以上傳云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彼註

云是靈公命行乎賸重本尊統之義也傳又云不

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

知宜是王法行于諸侯矣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賸

而引王法行于諸侯者正以靈公於賸若似天子

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故冉有曰至伯討○解云

此論語文也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

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

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

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

公羊疏

卷之三

公羊疏

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  
周王乎云出曰夫子不為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  
讓國夫子以為賢而知輒與蒯贖父子爭國者夫子  
不助明矣云主書者善伯討者一則見輒之得正二  
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  
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

**註**此象季氏專政蒯贖犯父命是後

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

之會吳大為主

**註**是後至相放○解云即下文蔡

**註**盜殺蔡侯申者○解云在四年云辟伯晉而京師  
楚者即下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云辟  
伯晉而京師楚是也云黃池之會吳大夫為主者即下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吳何以稱  
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  
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

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

**註**據禮至其廟○解  
云出禮記祭法文

也曷為不言其復立

**註**據立武宮言立○復立扶又  
反下及註同

**註**據立武宮者○解云在成六年二月所以不據

定元年立煬宮者蓋從始據之或科取一文亦何

傷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註**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

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

○見者賢  
偏反下同

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遂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  
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  
世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  
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  
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  
文之類云云之說在襄三十一年何以不言及

雉門及兩觀○觀田**定**二年五月壬辰雉門及兩

觀災是也**敵也**親過高祖親疏適等何以書**上已問**

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何以書

已至僖宮○解云正以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購傳

云其稱武氏子何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

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購何以書據彼註云不但言何

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購然則今

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

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已云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記災也**災

詭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記災也**災

不宜立○災不宜立○解云謂其宮不宜

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開陽左氏作啓陽

開者為漢景帝諱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髡若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

威相放當誅故貶○惡鳥稱人至故貶○解云

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十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

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

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

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

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

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

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貶之

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貶之

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貶之

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治直吏反大音秦 **○** 哀公至葬

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何氏云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伯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註謂之小國者正以解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蹙關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 弑君賤者窮諸人

此其稱盜以弑何 **○** 據宋人弑其君處曰稱人 ○盜殺音

**○** 弑下 弑君至弑何 **○** 解云文十六年冬晉人弑其

諸人然則師彼解爾 **○** 賤乎賤者也 賤于稱人者 **○**

故此弟子据而難之 **○** 賤乎賤者也 賤于稱人者 **○**

賤乎賤者也 **○** 賤乎賤者也 賤于稱人者 **○**

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 **○** 賤乎

賤者孰謂 **○** 据無主名謂罪人也 **○** 罪人者未加刑

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

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 ○近附 **○** 罪人至

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二十九年夏閻弑吳子

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云

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者卒話為

終也 **○** 不言至義同 **○** 解云即襄二十九年閻弑

其君下註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

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然則此



處之益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王以方當刑放之故與刑人義同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赤者何欲以為戎曼子

名則晉人執曹伯以界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

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 ○曼音蠻界宋必利反下同 ○晉人至子

左氏作戎蠻子也 ○則晉至名歸 ○解云即僖二 十八年二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彼則曹

伯不言名界宋人不言歸于此與故執不知問 ○欲言至當書 ○解云欲言亦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非戎子之名則微者之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 不當書見故以不知問之

**楚何** ○ 据執曹伯界宋人不言歸于宋子北宮子曰

**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 此解名此言歸意也前此楚

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

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

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

辟其文而各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

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

之辟伯至楚也。○解云：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即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于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此解至誅之。○解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云前此楚比滅頓，頓胡者，卽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云從而圍蔡者，卽上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云蔡遷于州來者，在三年冬。云遂張中國者，猶言自盛大于中國也。云京師自置者，謂作天子自處置也。云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者，謂晉人畏其疆禦之勢，若京師矣。云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若言執戎曼子歸于楚，其文而名之者，爲辟伯執歸京師之文，而名戎曼子也。云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執戎曼

子故云：使若晉非伯執也。云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云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者，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以昇宋人，然則諸侯自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爲京師故也。云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者，言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爲京師，背叛天子當命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傳云：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然則吳楚僭號，非一朝一夕已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此。

城西郭

○郭芳夫反

六月辛丑蒲社災。傳：蒲社者何？曰：據鼓用牲于社，不言

蒲。○蒲社左。蒲社者何？○解云：正以社爲積土，非氏作亳社。○蒲社者何？○解云：正以社爲積土，非

公羊疏

卷三十二

災古開

亡國之社也亡國在魯竟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社至

魯竟○解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

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

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

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

不可為難按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宅范氏云殷都于

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而

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與社者封也封土為社其言災何

社也者蓋所見與社者封也封土為社其言災何

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

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

四方以為有國者戒冉反○揜意亡國至其下○解云

言蓋也○揜揜柴至四方○解云即郊特牲云天子

之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

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是也然

禮記作薄社何氏所見與鄭氏異云以為有國者戒

者言若不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戒社者先王

上當如此一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戒社者先王

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

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穀魯衛驂乘故天

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背音佩俠穀古洽反

繩證反十三年蒲社災何以書○解云不直言何

同去起呂反○以書者嫌覆問柴其下何以書故

復舉句而問之○是後至驂乘○解云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

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

**國**賊已討故書葬也

上盜殺蔡侯申者是隱十一年傳云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然則今

此蔡侯亦弑而書其葬故知賊已討也

以下也

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不書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

葬滕頃公

音頃

五年春城比

比本又作比亦作庇同音毗左氏作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曰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

據楚子昭卒不

書閏

據楚至書閏

二月甲寅寅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然則相去四十二日明其不得同在一月故以閏月言之

以閏數也

謂喪服大功以下諸侯當以閏月為數

及外月數閏數同

者皆以閏數之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

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

喪曷為以閏數○據卒不書閏○喪曷為以閏數○解云此喪亦喪服

大功以下者喪數略也○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

數○之數也言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

以恩殺故也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

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

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

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答曰

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

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為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

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

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云云之說在襄二

年十八

六年春城邾婁葭○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

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

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邾婁葭音加又音遐左氏

行下○城者至惡甚○解云正以襄二年遂城虎

孟反○半傳云虎半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

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取之云不言取

之者魯數圍取邾婁邑者即上三年冬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邾婁又上二年春伐邾婁取鄆東田

及沂西田之屬是也先言圍者便文故也云有夷狄

行者正以貪而無親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公羊疏

卷之三十五

及古聞

叔還會吳于祖○祖莊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舍○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

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而立氏公子○君舍二傳據齊至公子○解云

商人弒其君舍是也○為諉也此其為諉奈何○問其義○諉况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

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貴自專也○樂所

至不立○解云言人之所以愛樂乎其為君者貴慕其自專故也然則此公乃有為而言非正道也

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

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

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晉

世子申生是也○乘繩晉世子申生是也○解

生是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教陽生

走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

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為

嗣○析思歷反為後于偽節信至為嗣○解云

反下乞為同矯居兆反○言與之為斷玉之信而

反下乞為同矯居兆反○言與之為斷玉之信而

反下乞為同矯居兆反○言與之為斷玉之信而

反下乞為同矯居兆反○言與之為斷玉之信而

令之走也云奔不書者未命為嗣者案定十四年秋  
 衛世子蒯聩出奔宋書見於經故知陽生出奔不書  
 者未命為嗣故也然則公子陽生但是母貴宜立實  
 非世子而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雖非夫  
 人所生但秩次宜立謂之廢正亦何傷而舊云陽生  
 實是正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為嗣  
 即是大國之君出  
 入合兩書也者非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于諸其家  
 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  
 而小祥服期者除  
 基下同  
 期而至於除  
 言服期者除者謂從服之徒矣若其正服臣為君斬  
 衰三年寧得期而除乎按景公之卒在去年九月至  
 今七月其實未期而言服期者除者蓋陽生之入實  
 亦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是以傳云除景公之喪  
 也若然按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彼註云月者  
 大國篡例月小國而立納入皆為篡然則大國之篡

例合書月齊為大國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  
 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于陳乞故也似若  
 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何氏云不月者移惡於魯  
 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  
 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  
 月正得述事之宜矣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  
 母  
 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  
 難乃  
 爾○解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難言  
 且反  
 有魚菽之祭  
 之似若今人謂妻為兒母之類是也  
 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祭事○解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  
 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為首即君牽牲  
 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是也若其齊俗則  
 令使婦人為首故此傳云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即其  
 文是矣○  
 言魚至所有○解云定元年冬十月隕  
 霜殺菽彼註云菽大豆然則彼已訓解故此何氏直

以豆言之若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願諸大夫之化

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

我也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願諸至我也

云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彼註云

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

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今州公過魯都不朝

魯是慢之為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然則彼以州公

過魯而無禮故傳謂之化我也今此陳乞亦以魚菽

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貴重亦是無禮相過之義故

謂之化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

我也

曰吾有所為甲甲鎧

得若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

囊而至于中雷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雷

雷力又反祀中雷鄭註云中雷猶中室也古者複次是

以名室為雷云庚蔚云複地上累土次則穿地也複

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是以因名中室為中雷

也故此傳云中雷註云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

中央謂室之中央也

色然驚駭貌

色然驚駭貌委反驚駭貌又或作危開之則闐然

闐出頭貌貌字林云馬出門貌丑在反公子陽生

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

拜稽首而君之爾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本正當

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

自是往弒舍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

公羊疏



後往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弑舍不  
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  
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入齊乃在弑舍之前所  
以起其先入後弑也云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  
者諉成于乞也者正以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  
不書者諉成于乞故也○**國**不日至于同○**解**云僖  
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何氏云不日者  
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今此陳乞弑舍所  
以不日者亦是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故曰與  
卓子同若然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  
月故不書月然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  
正以卓子之弑實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  
可設故云不日也按陳乞弑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  
亦何傷然則陳乞弑舍之事與里克弑卓子相類而  
不月者正以文承陽生入于齊之下陽生之事既不  
宜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若然按僖九年冬晉

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註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  
明故略之然則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  
同義者正以奚齊未踰年之  
君與舍不類寧得同之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脊反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郟○郟似陵反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入不

言伐此其言伐何**國**據當舉入為重**國**入不至伐何

卷三十九 及古

年傳例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傳例云戰不言伐入不言圍此云入不言伐者正以此經舉伐言入亦違舉重之例是以据經以釋之傳例云者序用兵之次第輕重備內辭也若使他人然諱獲諸侯故言不足怪也

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醇順他人來文諱獲至來文○解云若其不諱

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是謂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是也今使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解云醇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來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謂魯之常文故曰醇順他人來文

邾婁子益何以名据以隗子歸不名○隗五

**絕曷為絕之**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

**据俱以歸獲也曷為不言其獲**据獲晉侯言獲

**內大惡諱也**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

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惡魯易路

云擅獲諸侯乃為大惡是以諱之不言其獲既不言獲故云言其名以起其見獲也所以能起之者諸侯之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而生見獲書其名起其絕也按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

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鄆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與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日者至獲之○解

云隱二年註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須解  
之言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卽上六年城葭之下註云  
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  
知足今復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  
不至知例○解云莊六年註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  
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卽僖六年公至自伐鄭二十  
九年公至自圍許之屬是至於入他國例不書致者  
正以既能入國得意可知似若僖三十三年公伐邾  
婁取叢之下註云取邑  
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僖曹伯陽何以

名○  
據以隗子歸不名○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

以隗子歸是也絕曷爲絕之○  
據供以歸滅也曷爲不言其

滅○  
據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  
故名以起之○

名以起之○解云諱不得書其滅故書其名所以起  
其滅矣所以能起之者正以失地之君例合書名卽  
桓七年穀伯綏鄧吾離之下傳云曹何以名失  
地之君是今曹伯陽亦書其名故可起其滅

乎同姓之滅○  
據衛侯燬滅邢不諱○  
燬況○  
衛至

不諱○解云卽僖二十五年春  
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

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

不日至故不日○  
解云旣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  
又日故曰深諱也云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

不滅故不日云云  
之說在定四年

吳伐我

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

去

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註云鄙者邊垂之辭榮見

遠也然則鄙者邊垂之名今不言鄙直言伐我故得

起其圍魯矣○不言至而去○解云國君當彊折

夏齊人取讎及俾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

也曷為賂齊

據上無戰伐之文○俾昌善反一音昌然反字林作暉

左氏取讎及俾○解云左氏穀梁作讎闢字○外  
作闢取至以書○解云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  
出之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註云據曹取之  
不書然則此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者亦據曹

取濟西田不書但從彼省文是以不復註解○據  
上至之文○解云謂此上經無魯與齊戰伐之文計

無所謝無事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

為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為以

為以至來也○解云正為七年以邾婁子益來是以

賂齊二邑也○邾婁齊與國○解云正以魯獲邾  
婁之君而賂二邑若非齊之與國理

歸邾婁子益子邾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

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明之○復扶

歸至歸之○解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

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

見之○嫌解至名之○解云桓十五年傳例云歸  
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以嫌其無罪也經既書歸

羊流

卷三十三

古

作無罪之文則嫌魯人解釋邾婁子其罪合除是以  
書見故復名之見其不善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  
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註  
云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  
者其不  
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讜及僇國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

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齊

西田同文○喪自國書者至同文○解云言所喪

何者歸者自與之故也若求乃得之者當言取即僇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成二年秋取汶陽之田之屬

是也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者謂若此邑元不入  
齊但以此來欲叛于魯齊人取而歸之然言與歸我  
濟西田同文者即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傳云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  
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註云不言來  
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然則彼以未之齊  
故不言來今此使若不從齊來是以謂之同文矣然  
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者正以讜僇  
實絕于我故也濟西田未絕齊人不當坐取邑讜僇  
實絕齊人當坐取邑明矣然則我與不即不同而  
言同文者正謂皆不言來以為  
同文何妨言我與不仍為異乎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傳其言取之何註據詐戰

言敗也○雍於國據詐戰言敗也○解云即莊十

八年○秋荆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

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

為征不義不為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

蒙上月疾略之爾 易也以豉反下同 詐謂

○解云何氏益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

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

伏兵之謂也○兵者至之爾○解云下十三年春

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

易奈何詐反也註云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

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

也然則兵之設也為欲征不義豈欲苟勝而為詐故

知春秋疾而略之皆不書月矣何者春秋之義偏戰

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正疾其行詐略之故也今

此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

深略之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 月者魯前獲而歸之

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 月者至遇之○解

國夏高張來奔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則

知來奔魯者例合書時今此書月故如此解文十二

年春正月成伯來奔註云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

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者義亦通於此以此言之則

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月者為下戊

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

公羊疏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不蒙月何氏所以不註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奔之下註云月者為下卒也出奔例時也然則上已有註故至庚與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

**註**

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同**

**註**

卒葬至姑同○解云止

以所見之世詳錄小國卒日葬月是其常文即上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二月葬滕昭公是也今乃卒月葬時故解矣言與杞伯益姑同者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註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也城杞已既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然則今此略之者亦為內行小失故曰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註**

救中國不進者陳吳

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註**

救中至不進○

年夏狄救齊冬邠人狄人伐衛註云狄稱人者善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

公羊疏 卷之三十一 漢何休學  
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塞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  
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傳云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  
中國註云言子起憂中國然則夷狄之人能憂中國  
也皆進之今此稱國不進者正以救陳欲以備中國  
故不進也知陳是吳之與國者正以吳人救之故也  
必知欲以備中國者非直見其不進亦以陳於諸夏  
之時乃是吳之屬故也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七終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八

起十一年 盡十四年

漢何休學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

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

○與伐音預 獲齊國書○解云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何氏

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然則今



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不註。○戰不  
至與戰。○解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傳文而此舉伐  
者當爾之時魯但與其伐而不與其戰故得兩舉之  
矣。○不從至國也。○解云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  
行父云云會晉卻克云云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註云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  
然則卻克之徒得敵齊侯者正以魯人與在隨從王  
者大夫是以得序于上而主齊侯合亦云魯公與伐  
而不使吳為主序齊下者正以吳是時為主會若其  
與之而序于齊上即是夷狄之主中國是以退之矣  
若然按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于戰于邲林  
父序于楚子之上亦應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而註  
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者正以  
楚莊王稱子據彼君文成矣有王伯之事雖以臣及  
君不嫌晉直今吳稱國君文不成而序國書之下寧  
得類乎。○言獲至進也。○解云莊十年秋荆敗蔡  
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云芻為不言其獲不與夷  
狄之獲中國也又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

許之師于雞父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註云能結日偏戰行  
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今經亦然故以言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何何以書何据當賦稅為何書何

何于偽反下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

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  
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若亦有井嫌悉

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

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為率

音類乘繩證田謂一井之田○解云知如此者

反復扶又反○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

井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

井出稷禾秉芻正米不是過也按彼二文皆論此經

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也○不言井至賦

之名若言用井賦則嫌城郭里巷之內但有一井之

處悉皆賦之故云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

賦之○禮稅至什一解云即宣十五年傳云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是也云軍

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為公侯方百里按諸典

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為一乘則不合鄭氏云

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

云哀公外慕彊吳者即上十年春公會吳伐齊十一

年夏公會吳伐齊此年夏公會吳于橐臯之屬是

也云故復用田賦過什一者對常賦以為復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據魯大夫無孟子

○孟子者何解云欲言魯女不言孟昭公之夫人

也其稱孟子何○據不稱夫人某氏氏○解云即

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

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

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

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

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

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不諱之○蓋吳女也解

云公羊子不受

于師故疑之。禮不至無別。解云上曲禮云反  
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氏註云為  
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賤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  
者是也云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者欲取  
曲禮上云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  
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之文乎。  
昭公至孟子。解云昭十年註云去冬者蓋昭公  
娶吳孟子之年故取之然則此言昭公既娶者謂從  
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  
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也。春秋至國也。解  
云言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即禮元年仲子下註云仲  
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也。因示不適同姓也。  
二年夫人子氏之下註云子氏也。夫人以姓配號  
義與仲子同是言昭公之時始不謂之吳姬謂之  
吳孟子而春秋直謂之孟子不繫吳者正以婦人不  
繫國故也。言雖不諱猶不繫國一者正以齊義穆姜之  
亦不繫國言之故也。稱至諱之。解云若

言夫人又若言薨當言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  
小君昭姬皆為大惡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  
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為魯侯之妾  
而卒之猶如定十五年秋姬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臬橐章夜反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運左氏作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螻何以書記盟也何異爾不時也螻

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  
比年再螻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  
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為六卿

音終本亦作益。益，比年也。益，解云即下十三年。說同見賢編反。冬十二月，益是也。○益，宋國至六卿。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理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不是故齊并于陳氏。晉分為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在。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二年，千人合葬。故益，益之。踊者是其益為齊亡之一。闕也。按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為魏、趙、韓、今云。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二家分之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不師于岳。其言取之何

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

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

猶報也。○岳，五威反。一音魚及反。易以豉反。下言其

取之何。○解云十九年註云：據詐戰言敗也。故此省文不復言之也。○前宋至鄭師。○解云即上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是也。

夏許男戌卒。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男戌本亦作戌。

比陳至葬略。○解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遯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為大國所復，但以其自復其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為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不足存之。而戌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后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

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據救陳稱

國○十年冬吳救陳是也○解云吳主會也○以言及也

時吳疆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

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

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辭使若

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

音○會何者正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

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註云言及者因其文

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

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云時吳

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者即上十一年五

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者是敗齊師于臨菑之事正以吳為夷狄數

伐中國而敗之故謂之無道菑字然有作晉字若作

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春秋說文也以

下傳及註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

為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以諸至稱

子○解云諸夏眾強不復如禮反棄君父而事夷狄

恥辱之甚不忍言故深為諱進吳稱子矣而言冠帶

之國者正以夷狄之人不知冠帶故也是以穀梁傳

云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

冠而欲冠也范氏云不知冠有等差唯欲好冠是也

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據申之會楚子主會序

上○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也○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其言及吳子何○据鍾離之會殊會

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益明矣○据

鍾至言及○解云即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

變齊高無咎以下會吳于鍾離是也○僖五至明

矣○解云即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

于首戴然則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

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會兩伯之辭也

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据而難之○會兩伯之辭也

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主之文

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

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并

會為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當見賢

皆○吳言至文也○解云故言及者汲汲之辭今

同○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

事之然故曰人往為主之文○半抑至在下○解

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為伯也故曰

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不與夷狄之

子亦見其為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中主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据伯主人

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重吳也○其實重在吳故

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其實至不盈○解云謂

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經言公會晉侯是其諱為吳

所主也晉侯之下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

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為會主之義

也僖二十三年夏宋公慈父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盈

公三  
手諱也註云盈滿也相按足之辭也然曷為重吳  
則此言諱而不盈者意欲取彼傳文矣  
據常殊吳孫僑如會晉士變以下會吳于鍾離襄  
十年春公會晉侯以下  
會吳于祖之屬是也  
至也以晉大國尚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  
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  
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  
尊天子故不得褻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諸鳥  
路不書至惡愈○解云若欲實言之天下諸  
反侯寧可悉至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  
其虛言某侯某侯則實不至者不可空言是以舉其  
最大之國作天下盡會之義矣○齊桓至襄也○

解云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得  
云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為  
為獨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以其餘  
為莫敢不至也然則齊桓之時非獨舉大以明小亦  
兼舉遠以明近今此但舉晉者非尊天子不得廢為  
遠夷皆至之辭則傳云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者據九  
州之內言之亦得謂之天下矣○主書至夷狄○  
解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強暴一則見  
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  
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有恥致者順諱文也

有恥至文也

註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  
然則今此冠帶之國斂手從夷乃是可恥之次而致

公羊疏

之者正欲順其諱文使若吳尊事天子以會諸侯諸侯得意以會致之然故曰順諱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

據上七年言曼多○魏多左氏據上至曼多

年春魏曼多帥師侵衛是也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復就晉見者

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就至

帥小○解云定六年冬仲孫忌帥師圍邲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註

云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

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然則彼已於曾見訖今復就晉見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也等

是正人而於晉者見當先正大國以帥於小國故也

葬許元公

九月蠟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之費芳味反下同

是用田賦○解云在十二年春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

東方向據北斗言星名○孛音佩彗星囚何字者

解云欲言是星星名未有欲言非星錄為星稱故執不知問○據北至星名○解云即文十四年秋七

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然則彼入于北見于且也

斗言其所孛之星名今言于東方故難之見于且也

且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且○且也○解云于字亦有作平字者誤也○且者至

為且○解云且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且



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  
星字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其字之星漫道其  
方而已故言東何以書記異也

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且見與日  
爭明者諸侯伐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

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

○治直吏反

燔扶元反

月夏九月日在房心也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

火故曰日在房心也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

堪輿星經亦云也

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豈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

記散亂孔子不絕也既言周姬亡豈東出故知由此

字星周室遂微也言秦正起亦由此字星秦本紀云

兼為秦所滅也始皇胡亥並悉焚書聖人之道于斯

絕矣故曰燔書道絕

盜殺陳夏疆夫

○陳夏戶雅反一本作廉疆夫苦侯反又古侯反一作姬音同二傳作夏疆夫

十有二月蠖

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

國之獸也然則執狩之

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據無

主名

○狩手又反

麟何以書記異也○解云麟者仁

爾之時周室大衰為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舜將興

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氏云吉凶不並瑞災

不兼之有乎義亦通於此○非中國之獸也○解云

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

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

合有若似昭二十五年有鶴鵠來巢之下傳云何以

公羊疏

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鶴鴝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之義是以穀梁傳云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是也○**西者**未分○**解**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為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必知狩是天子諸侯之事者正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桓四年春公狩于郎之屬故也

**新采者也**西者据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

此為文知庶人採樵薪者○**薪**音新芟所術反○**艾**音廢反樵在焦反○**采**者也○**解**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採薪者矣○**西者**至方地○**解**云謂据其處道其方地曰西狩也○**類**賤人象也○**解**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

人象也○**金主**至薪者○**解**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金乃舉此為文即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知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于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

**曷為以狩言之**据天子諸侯乃言狩于河陽公狩

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去周起呂反

于夏○**解**云天王狩于河陽○**解**云在僖二十八年云同○**公狩于郎者**在桓四年春○**河陽至之時**

○**解**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即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為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

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何氏云狩例時此  
 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  
 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者是也然則河陽言狩  
 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按僖二十八  
 年冬天王狩于河陽之時乃冬言狩今獲麟之經春  
 言狩者蓋據魯為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為  
 冬去其周之故春而言狩矣 **大之也** **國** 使若天子諸  
 侯曷為大之 **國** 據略微 **國** 據略微 **國** 解云隱元年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註云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  
 不名者略微也是然則春秋之道略於微者今而大  
 之故以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 **國** 據鶴鴒  
 為難矣 **國** 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 **國** 為獲于偽反下為獲孰為  
 音 **國** 據鶴至加文 **國** 解云即昭二 **麟者仁獸也** **國**  
 欲 **國** 十五年夏有鶴鴒來巢是也 **麟者仁獸也** **國**

狀如麇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

詩云麟之為靈昭昭也 **國** 麟者仁獸也

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修而麟至言人君但  
 當其視能明其禮又脩而麟至也是以春秋說云麟

生于火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為土畜而  
 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為仁而與義

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下註亦云麟  
 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

赤目為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鸚冠  
 子云麟者北方玄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

言之水為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  
 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玄枵之獸陰

之精也 **國** 狀如至是也 **國** 解云釋獸云麇麇身牛  
 尾一角郭氏曰角頭有肉故此云狀如麇一角也廣

雅云麟狼額肉角故此註云而戴肉云設武備而不  
 為害所以為仁也者欲道中央之畜而傳得謂之仁

獸之義云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者在麟趾之篇也引之者欲道麟角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故得謂之仁當時公族皆振振然而有王者則至上有信厚亦為仁之義故得并引之

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

鳳凰翔麒麟臻太平音泰下大平皆同

○解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為聖漢將興之瑞亦為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者獲麟兼為庶人作法之義也

○尚書至率舞○解云咎繇謨之文也彼鄭註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註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乘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凰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引之者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瑞物乃來之義○援神至麟臻○解云釋獸云麟如馬一角不角者麒麟舍人云麟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麒麟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為異

道之世剗胎殺天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解云謂無孔子曰剗胎殺天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是也故云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

○有又作麇亦作麇皆九倫反麇也

○有以至角者○解云卽孔叢云叔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  
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為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  
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  
由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然則此告者其冉求也若  
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還是鉏商也而春  
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為漢獲之者微辭也故  
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為虛主宋氏云則帝未至故云  
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惡之是其義也○圖見時至誰  
來○解云下註云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  
周見采薪獲麟知為其出然則夫子素知此事而云  
孰為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為微辭非其本  
心註解其語故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矣或者  
素按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之時未知薪采獲  
麟為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也乃后詳審方知為  
薪采者所獲於是煥然而  
**反袂拭面涕沾袍**圖袍衣  
寤是以泣之亦何傷乎  
前襟也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

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  
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  
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  
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  
異也又先是螺蟲冬踊葦金精婦且置新之象夫子  
知其將有六國爭疆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  
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  
泣也○袂霸世反衣袖也涕他禮反袍步刀反又步  
報反衣前襟也襟音金王於于况反下火王而  
王之王同從橫子容反驅除並  
如字又上丘具反下直據反  
**圖**反袂拭目○解云  
目亦有作面字者

云涕沾袍者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  
得之○**圖**夫子至代周○解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  
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錄從亭長之任而為天子  
故謂之庶姓矣○**圖**何者至之意○解云春秋說云  
麟生于火游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為土畜  
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  
火候既為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舊云木  
生火火生土麟為土畜亦受氣于火性合人仁故為  
木精也庶人薪本洪洩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  
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以火德承  
周之后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  
故麟為薪采者所執其若不然麟為異物體形不小  
薪采隻夫寧能輕獲之乎○**圖**西狩至天下○解云  
言西狩獲之者即是從東方而王於西方之象卯在  
東方今在西方故曰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之  
文是其有刀之義也故曰言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  
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其  
卯金刀從東王於西以兵得天下之事也○**圖**不地

至異也○解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  
見於魯乃為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  
得為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云又先是蚤  
蟲冬踊者即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蚤十三冬十  
有二月蚤是也云彗金星掃旦置新之象者即上十  
三年冬十有二月有星彗于東方傳云彗者何彗星  
也者是彗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掃除之象鄉  
晨而見故曰掃旦也然則蚤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  
殺地不能理故為六國爭強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  
掃旦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  
**圖**夫子至之敗○解云六國者即燕齊楚韓趙魏也  
當爾之時齊據東瀋燕楚強於南北韓趙魏居於晉  
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故曰六國爭強也戰國  
策云秦橫有周故謂之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  
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  
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蘇  
公居蒭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絕于西是也  
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從橫相滅之敗也○**圖**

卷三十五

秦項驅除。○解云始皇掃秦藉滅周之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籠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為積骨至泣也。○解云虐亦有作害者爾時天下土崩英雄鵠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故曰積骨流血之虐也自此以後高祖乃與故曰顏淵死子曰噫。噫咄嗟貌。於其然後劉氏乃帝。顏淵死子曰噫。噫咄嗟貌。於其反咄丁。噫咄嗟之間也。弟子傳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以此言之則顏淵之生昭十九年矣及其卒時當哀三年而至此乃言之者傳家追言之亦天喪子。子我。喪息淚反子。天喪子。○解何傷。天喪子。子我。羊汝反我也。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段傳云自子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子而論語云非助我者謂非師徒弟子共相發起之。子路死子曰噫天說義蓋欲顯聰敏非是不助也。

**子**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

將亡夫子之證。○斷丁。子路死至祝子。○解云若十五年衛太子蒯聵入國之時子路乃死衛人醢之孔子聞之為之覆醢今已言死者公羊子於后言之未足為妨也。自子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為輔佐之義也。註祝斷也者言天祝惡已之道德亦是斷絕之義也。○天生至之證。○解云若欲以埋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為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者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

子證。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也應於三義一為周亡之徵

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也應於三義一為周亡之徵





日是也。○傳直專反。註傳聞同。復扶又反。臣見賢。○  
所以復發。至義異。○解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  
子益師卒。傳云。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  
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  
之君。無恩于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  
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狩  
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  
恩于其君。故為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  
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  
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云此以君見恩  
者。今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  
異。故重發。按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  
其日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氏云。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  
嫌義異也。然則桓公之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  
之者。正以桓公之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

為之諱。大惡。今時有恩于其君。為之諱。而作微辭也。  
彼註云。嫌義異也。此復註云。義異。是其一。問何氏不  
決之者。從可知。省文也。云故多微辭也。者。即定元年  
傳云。定哀多微辭。註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  
喪失。國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云  
故立煬宮。不日者。即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云  
武宮。日者。即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正以公  
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如此。解之也。云子亦卒。不  
日者。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云子般卒。日  
是也。者。即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  
十八年。子卒之下。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  
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註云。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何以終乎哀十四  
年。○據哀公未終也。○據哀公未終也。○解云。正  
左氏言之。即哀二十七年。公曰。備矣。○人道。泮王道  
遜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人道。泮王道

公羊疏 卷之二十一 十八

備必止于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  
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太平以瑞  
應為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  
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  
不終竟○道浹子協反一作市撥  
作市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親曾祖以曾  
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之道浹也云王  
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於獲麟懷懷治之至  
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云必止至于麟者正以獲麟  
之功成于麟是以前于獲麟以義似若堯舜之隆制  
也云故麟于周為異者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

卷之二十一 禮記

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云春秋記以為瑞者記亦  
有作託者今解彼記也云明太平以瑞應為効也者  
言若不致順即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為太平之効  
也○絕筆至漢也  
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之君將下欲  
別起為上是以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  
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為治國之法是以不  
得錄于三時矣○又春至終竟  
始正則信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君子曷為為春秋  
書晦有事不書也者義亦通此  
**君子曷為為春秋**  
**據以定作五經**  
嫌其大晚于諸典之後○謂孔子曷為為春秋  
何氏以為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  
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  
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  
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

卷之二十一 禮記

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撥亂世得撥猶治也反

諸正莫近諸春秋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

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云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

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

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

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

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近附近之近又撥亂至

解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

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后見端門之書知天

命已制作以俟后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為撥亂之道

以為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

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后乃作春秋矣即

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得麟至之狀

解云演孔圖文也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

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于東方矣

秦始皇名正方欲起為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

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

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視其血書其

血乃飛為赤鳥其書乃化為白書署之曰此是演孔

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按秦本紀

云秦皇為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

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則始皇燔詩書而言胡

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科舉之亦何

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夏濟

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夏濟

及古閣

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彼註云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相肯故書以撥亂也是也

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

為作意也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為年

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

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其為子偽反註所為同是與音餘下及

註則未至是與解云為音于偽反公羊子謙不

同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為此

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其諸至道與解云

其諸辭也即桓六年夏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下註

去其諸辭也是也君子謂孔子不知為是孔子愛樂

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堯舜至之道解

云言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者堯典文也云百獸

率舞者舜典咎繇謨皆有其文也云鳳凰來儀者傳

為年以敬授人時者欲以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

辰以敬授人時也云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者欲以

堯舜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云道同者相稱者謂

孔子之道同于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堯舜是也云

合者相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

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

春秋與其志相似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

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

孔子為制作末不至乎也解云孔子之道既與

然則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已而制道

術預知有已而為君子而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春秋

春秋公羊疏哀公卷第二十八

帝是孔子亦愛慕堯舜之知君子而効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

漢之王以為法制春至後聖○解云制作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

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樂其貫於百王而

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以君至此也○解云

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孔子所以作

至不息○解云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有國家者最

所急務是以貫通于百王而不滅絕矣故孔子為後

王作之云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者謂名之曰春秋

其合於天地之利生成萬物之義凡為君者

不得不爾故曰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也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八

